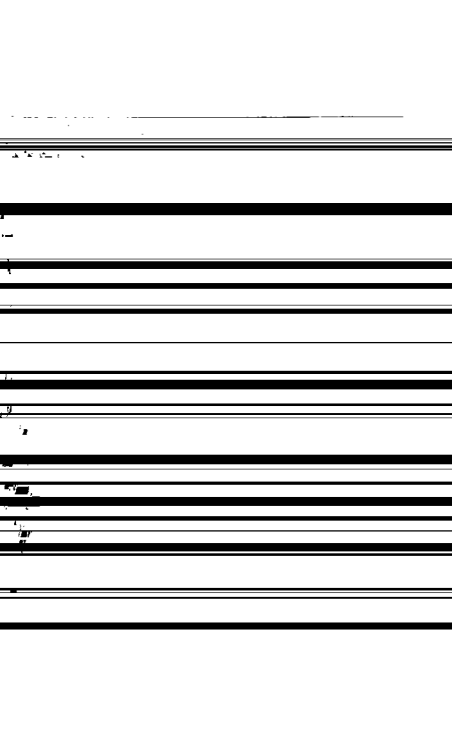


欽定隋書

十之十卷  
四二二二



者劉向曰君道得則和氣應休徵生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夫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愆違則天地見異況於日月星辰乎況於水火金木土乎若梁武之降號伽藍齊文宣之盤遊市里陳則蔣山之鳥呼曰奈何周則陽武之魚集空而鬪隋則鵲巢黼帳火炎門闕豈唯天道亦曰人妖則祥眚呈形于何不至亦有脫略政教張羅罇糈崇信巫史重增愆罰昔懷王事神而秦兵逾進萇弘尙鬼而諸侯不來性者生之靜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攸往引類同歸雀乳於空城之側鷓飛于鼎耳之上短長之制旣曰由人黔隧崇山同車共軫必有神

道裁成倚伏一則以爲殃豐一則以爲休徵故曰德勝不祥而義厭不惠是以聖王常由德義消伏災咎也

洪範五行傳曰木者東方威儀容貌也古者聖王垂則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登輿則有鸞和之節降車則有佩玉之度田狩則有三驅之制飲食則有享獻之禮無事不出境此容貌動作之得節所以順木氣也如人君違時令失威儀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禮制縱欲恣睢出入無度多繇役以奪人時增賦稅以奪人財則木不曲直

齊後主武平五年鄴城東青桐樹有如人狀京房易傳

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是時後主怠於國政耽荒酒色威儀不肅馳騁無度大發繇役盛修宮室後二歲而亡木不曲直之效也

七年宮中有樹大數圍夜半無故自拔齊以木德王無故自拔亡國之應也其年齊亡

開皇八年四月幽州人家以白楊木懸竈上積十餘年忽生三條皆長三尺餘甚鮮茂仁壽二年春蓋屋人以楊木爲屋梁生三條長二尺京房易傳曰妃后有顛木仆反立斷枯復生獨孤后專恣之應也

仁壽元年十月蘭州楊樹上松生高三尺六節十二枝

宋志曰松不改柯易葉楊者危脆之木此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也是時帝惑讒言幽廢冢嫡初立晉王爲皇太子天戒若曰皇太子不勝任永久之業將致危亡帝不悟及帝崩太子立是爲煬帝竟以亡國

仁壽四年八月河間柳樹無故枯落旣而花葉復生京房易飛候曰木再榮國有大喪是歲宮車晏駕

洪範五行傳曰金者西方萬物旣成殺氣之始也古之王者興師動衆建立旗鼓以誅殘賊禁暴虐安天下殺伐必應義以順金氣如人君樂侵陵好攻戰貪城邑之賂以輕百姓之命人皆不安外內騷動則金不從革

陳禎明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  
鎔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燒人家時後主與隋  
雖結和好遣兵度江掩襲城鎮將士勞敝府藏空竭東  
冶者陳人鑄兵之所鐵飛爲變者金不從革之應天戒  
若曰陳國小而兵弱當以和好爲固無鑄兵而黷武以  
害百姓後主不悟又遣僞將陳紀任蠻奴蕭摩訶數寇  
江北百姓不堪其役及隋師度江而二將降款卒以滅  
亡

洪範五行傳曰火者南方陽光爲明也人君向南蓋取  
象也昔者聖帝明王負屣攝袂南面而聽斷天下攬海

內之雄俊積之於朝以續聰明推邪佞之僞臣投之于野以通壅塞以順火氣夫不明之君惑於讒口白黑雜揉代相是非衆邪並進人君疑惑棄法律間骨肉殺太子逐功臣以孽代宗則火失其性

梁天監元年五月有盜入南北掖燒神武門總章觀時帝初卽位而火燒觀闕不祥之甚也旣而太子薨皇孫不得立及帝暮年惑於朱异之口果有侯景之亂宮室多被焚燒天誠所以先見也

普通二年五月琬琰殿火延燒後宮三千餘間中大通元年朱雀航華表災明年同泰寺災大同三年朱雀門



災水沴火也是時帝崇尚佛道宗廟牲牲皆以麩代之  
又委萬乘之重數詣同泰寺捨身為奴令王公已下贖  
之初陽為不許後為嘿許方始還宮天誠若曰梁武為  
國主不遵先王之法而淫於佛道橫多糜費將使其社  
稷不得血食也天數見變而帝不悟後竟以亡及江陵  
之敗闔城為賤隸焉即捨身為奴之應也

陳永定三年重雲殿災

東魏天平二年十一月閭闔門災是時齊神武作宰而  
大野拔斬樊子鵠以州來降神武聽讒而殺之司空元  
暉免逐功臣大臣之罰也

武定五年八月廣宗郡火燒數千家

後齊後主天統三年九龍殿災延燒西廊四年昭陽宣光瑤華三殿災延燒龍舟是時讒言任用正士道消祖孝徵作歌謠斛律明月以誅死讒夫昌邪勝正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開皇十四年將祠泰山令使者致石像神祠之所未至數里野火歛起燒像碎如小塊時帝頗信讒言猜阻骨內滕王瓚失志而死創業功臣多被夷滅故天見變而帝不悟其後太子勇竟被廢戮

大業十二年顯陽門災舊名廣陽則帝之姓名也國門

之崇顯號令之所由出也時帝不遵法度驕奢荒怠裴  
蘊虞世基之徒阿諛順旨掩塞聰明宇文述以讒邪顯  
進忠諫者咸被誅戮天戒若曰信讒害忠則除廣陽也  
洪範五行傳曰水者北方之藏氣至陰也宗廟者祭祀  
之象也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蠶以供祭服敬  
之至也發號施令十二月咸得其氣則水氣順如人君  
簡宗廟不禱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梁天監二年六月大末信安安豐三縣大水春秋考異  
郵曰陰盛臣逆人悲則水出河決是時江州刺史陳伯  
之益州刺史劉季連舉兵反叛師旅數興百姓愁怨臣

逆人悲之應也

六年八月建康大水濤上御道七尺七年五月建康又大水是時數興師旅以拒魏軍十二年四月建康大水是時大發卒築浮山堰以遏淮水勞役連年百姓悲怨之應也

中大通五年五月建康大水御道通船京房易飛侯曰大水至國賤人將貴蕭棟侯景僭稱尊號之應也

後齊河清二年十二月亮趙魏三州大水天統三年并州汾水溢識曰水者純陰之精陰氣洋溢者小人專制是時和士開元文遙趙彥深專任之應也

武平六年八月山東諸州大水京房易飛候曰小人踊躍無所畏忌陰不制於陽則涌水出是時羣小用事邪佞滿朝闔豎嬖倖伶人封王此其所以應也

開皇十八年河南八州大水是時獨孤皇后干預政事濫殺宮人放黜宰相楊素頗專水陰氣臣妾盛彊之應也

仁壽二年河南河北諸州大水京房易傳曰顓事有智誅罰絕理則厥災水亦由帝用刑嚴急臣下有小過帝或親臨斬決又先是柱國史萬歲以忤旨被戮誅罰絕理之應也

大業三年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帝嗣位以來未親郊廟之禮簡宗廟廢祭祀之應也

洪範五行傳曰土者中央爲內事宮室臺榭夫婦親屬也古者自天子至於士宮室寢居大小有差高卑異等骨肉有恩故明王賢君修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敬父兄之禮則中氣和人君肆心縱意大爲宮室高爲臺榭雕文刻鏤以疲人力滯洩無別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中氣亂則稼穡不成

齊後主武平四年山東飢是時大興土木之功於仙都苑又起宮於邯鄲窮侈極麗後宮侍御千餘人皆寶衣

玉食逆中氣之咎也

煬帝大業五年燕代齊魯諸郡飢先是建立東都制度  
崇修又宗室諸王多遠徙邊郡

洪範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則下不敬陰氣勝  
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  
有鷄禍有下體生上體之病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  
貌不恭

侯景僭卽尊號升圓丘行不能正履有識者知其不免  
景尋敗

梁元帝旣平侯景破蕭紀而有驕矜之色性又沉猜由

是臣下離貳卽位三年而爲西魏所陷帝竟不得其死  
陳後主每祀郊廟必稱疾不行建寧令章華上奏諫曰  
拜三妃以臨軒祀宗廟而稱疾非祇肅之道後主怒而  
斬之又引江總孔範等內宴無復尊卑之序號爲狎客  
專以詩酒爲娛不恤國政祕書監傅縡上書諫曰人君  
者恭事上帝子愛下人省嗜慾遠邪佞未明求衣日旰  
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  
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擅權惡誠  
直如仇讎視時人如草芥後宮曳羅綺廐馬餘菽粟百  
姓流離轉屍蔽野神怒人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



自斯而盡後主不聽驕恣日甚未幾而國滅

陳司空侯安都自以有安社稷之功驕矜日甚每侍宴酒酣輒箕踞而坐嘗謂文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又借華林園水殿與妻妾賓客置酒於其上帝甚惡之後竟誅死

東魏武定五年後齊文襄帝時爲世子屬神武帝崩秘不發喪朝魏帝於鄴魏帝宴之文襄起舞及嗣位又朝魏帝於鄴侍宴而情有識者知文襄之不免後果爲盜所害

神武時司徒高昂嘗詣相府將直入門門者止之昂怒

引弓射門者神武不之罪尋爲西魏所殺

後齊後主爲周師所迫至鄴集兵斛律孝卿勸後主親勞將士宜流涕慷慨以感激之人當自奮孝卿授之以辭後主然之及對衆嘿無所言因赧然大笑左右皆哂將士怒曰身尙如此吾輩何急由是皆無戰心俄爲周師所虜

煬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當謂朕承藉餘緒而有四海耶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謂當世之賢皆所不逮書云謂人莫已若者亡帝自矜已以輕天下能不亡乎帝又言習吳音其後

竟終於江都此亦魯襄公終於楚宮之類也

常雨水

梁天監七年七月雨至十月乃霽洪範五行傳曰陰氣  
彊積然後生水雨之災時武帝頻年興師是歲又大舉  
北伐諸軍頗捷而士卒罷敝百姓怨望陰氣畜積之應  
也

陳太建十二年八月大雨霑霖時始興王叔陵驕恣陰  
氣盛彊之應也明年宣帝崩後主立叔陵刺後主於喪  
次宮人救之僅而獲免叔陵出閤就東府作亂後主令  
蕭摩訶破之死者千數

東魏武定五年秋大雨七十餘日元瑾劉思逸謀殺後齊文襄之應也

後齊河清三年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山東大水人多餓死是歲突厥寇并州陰戎作梗此其應也天統三年十月積陰大雨胡太后淫亂之所感也

武平七年七月大霖雨水滂人戶流亡是時駱提婆韓長鸞等用事小人專政之罰也

後周建德三年七月霖雨三旬時衛刺王直潛謀逆亂屬帝幸雲陽宮以其徒襲肅章門尉遲運逆拒破之其日雨霽

梁普通二年三月大雪平地三尺洪範五行傳曰庶徵之常雨也然尤甚焉雨陰也雪又陰畜積甚盛也皆妾不妾臣不臣之應時義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於魏臣不臣之應也

大同三年七月青州雪害苗稼是時交州刺史李賁舉兵反僭尊號置百官擊之不能克

十年十二月大雪平地三尺是時邵陵王綸湘東王繹武陵王紀並權侔人主頗爲驕恣皇太子甚惡之帝不能抑損上天見變帝又不悟及侯景之亂諸王各擁疆

兵外有赴援之名內無勤王之實委棄君父自相屠滅國竟以亡

東魏興和二年五月大雪時後齊神武作宰發卒十餘萬築鄴城百姓怨思之徵也

武定四年二月大雪人畜凍死道路相望時後齊霸政而步落稽舉兵反寇亂數州人多死亡

後齊河清二年二月大雪連雨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繁霜晝下是時突厥木柁可汗與周師入并州殺掠吏人不可勝紀

天統二年十一月大雪三年正月又大雪平地二尺武

平三年正月又大雪是時馮淑妃陸令萱內制朝政陰氣盛積故天變屢見雷雨不時

陳太建元年七月大雨震萬安陵華表又震慧日寺刹瓦官寺重閣門下一女子震死京房易飛候曰雷雨霹靂丘陵者逆先人令爲火殺人者人君用讒言殺正人時蔡景歷以奸邪任用右僕射陸繕以讒毀獲譴發病而死

十年三月震武庫時帝好兵頻年北伐內外虛竭將士勞敝旣克淮南又進圖彭汴毛喜切諫不納由是吳明徹諸軍皆沒遂失淮南之地武庫者兵器之所聚也而

震之天戒若曰宜戢兵以安百姓帝不悟又大興軍旅  
其年六月又震太皇寺刹莊嚴寺露槃重陽閣東樓鴻  
臚府門太皇莊嚴二寺陳國奉佛之所重陽閣每所遊  
宴鴻臚賓客禮儀之所在而同歲震者天戒若曰國威  
已喪不務修德後必有恃佛道耽宴樂棄禮儀而亡國  
者陳之君臣竟不悟至後主之代災異屢起懼而於太  
皇寺捨身爲奴以祈冥助不恤國政耽酒色棄禮法不  
修鄰好以取敗亡

齊武平元年夏震丞相段孝先南門柱京房易傳曰震  
擊貴臣門及屋者不出三年佞臣被誅後歲和士開被



戮

木冰

東魏武定四年冬天雨木冰洪範五行傳曰陰之盛而凝滯也木者少陽貴臣象也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襲之木冰一名介介者兵之象也時司徒侯景制河南及神武不豫文襄懼其爲亂而徵之景因舉兵反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並爲景所執辱貴臣有害之應也其後左僕射慕容紹宗與景戰於渦陽俘斬五萬

後齊天保二年雨木冰三月初清河王岳爲高歸彥所

譖是歲以憂死

武平元年冬雨木冰明年二月又木冰時錄尙書事和士開專政其年七月太保琅邪王儼矯詔殺之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尙書右僕射馮子琮並坐儼賜死九月儼亦遇害

六年七年頻歲春冬木冰其年周師入晉陽因平鄴都後主走青州貴臣死散州郡被兵者不可勝數

大雨雹

梁中大通元年四月大雨雹洪範五行傳曰雹陰脅陽之象也時帝數捨身爲奴拘信佛法爲沙門所制

陳太建二年六月大雨雹十年四月又大雨雹十三年九月又雨雹時始興王叔陵驕恣陰結死士圖爲不逞帝又寵遇之故天三見變帝不悟及帝崩叔陵果爲亂逆

服妖

後齊婁后臥疾寢衣無故自舉俄而后崩

文宣帝末年衣錦綺傅粉黛數爲胡服微行市里粉黛者婦人之飾陽爲陰事君變爲臣之象也及帝崩太子嗣位被廢爲濟南王又齊氏出自陰山胡服者將反初服也錦綵非帝王之法服微服者布衣之事齊亡之效

也

後主好令宮人以白越布折額狀如鬢幘又爲白蓋此二者喪禍之服也後主果爲周武帝所滅父子同時被害

武平時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縑縷之服而行乞其間以爲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後主果爲周所敗被虜於長安而死妃后窮困至以賣燭爲業

後周大象元年服冕二十有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侍衛之官服五色雜以紅紫令天下車以大木爲輪不施輻朝士不得佩綬婦人墨粧黃眉又造下帳

如送終之具令五皇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帝親讀版而祭之又將五輅載婦人身率左右步從又倒懸鷄及碎瓦於車上觀其作聲以爲笑樂皆服妖也帝尋暴崩而政由於隋周之法度皆悉改易

開皇中房陵王勇之在東宮及宜陽公王世積家婦人所服領巾制同樂幡軍幟婦人爲陰臣象也而服兵幟臣有兵禍之應矣勇竟以遇害世積坐伏誅

### 鷄禍

開皇中有人上書言頻歲已來鷄鳴不鼓翅類腋下物而妨之翮不得舉肘腋之臣當爲變矣書奏不省京

房易飛候曰鷄鳴不鼓翅國有大害其後大臣多被夷滅諸王廢黜太子幽廢

大業初天下鷄多夜鳴京房易飛候曰鷄夜鳴急令又云昏而鳴百姓有事人定鳴多戰夜半鳴流血漫漫及中年已後軍國多務用度不足於是急令暴賦責成守宰百姓不聊生矣各起而爲盜戰爭不息屍骸被野

龜孽

開皇中掖庭宮每夜有人來挑宮人宮司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逢但斫之其後有物如人夜來登牀宮人抽刀斫之若中枯

骨其物落牀而走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徑尺餘其上有刀迹殺之遂絕龜者水居而靈陰謀之象晉王詔媚宮掖求嗣之應云

青青青祥

陳禎明二年四月羣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淮至青塘兩岸數日死隨流出江近青祥也京房易飛候曰鼠無故羣居不穴衆聚者其君死未幾而國亡

金沴木

陳天嘉六年秋七月儀賢堂無故自壓近金沴木也時帝盛修宮室起顯德等五殿稱爲壯麗百姓失業故木

失其性也儀賢堂者禮賢尚齒之謂無故自壓天戒若  
曰帝好奢侈不能用賢使能何用虛名也帝不悟明年  
竟崩

禎明元年六月宮內水殿若有刀鋸斫伐之聲其殿因  
無故而倒七月朱雀航又無故自沉時後主盛修園囿  
不虔宗廟水殿者遊宴之所朱雀航者國門之大路而  
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宮室毀津路絕後主不悟竟爲隋  
所滅宮廟爲墟

後齊孝昭帝將誅楊愔乘車向省入東門憶竿無故自  
折帝甚惡之歲餘而崩



河清三年長廣郡廳事梁忽剝若人狀太守惡而削去之明日復然長廣帝本封也木爲變不祥之兆其年帝崩

武平七年秋穆后將如晉陽向北宮辭胡太后至宮內門所乘七寶車無故陷入於地牛沒四足是歲齊滅后被虜於長安

後周建德六年青城門無故自崩青者東方色春宮之象也時皇太子無威儀禮節青城門無故自崩者皇太子不勝任之應帝不悟明年太子嗣位果爲無道周室危亡實自此始

大業中齊王暕於東都起第新構寢堂其楸無故而折  
時上無太子天下皆以暕次當立公卿屬望暕遂驕恣  
呼術者令相又爲厭勝之事堂楸無故自折木失其性  
奸謀之應也天見變以戒之暕不悟後竟得罪於帝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陽  
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毛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故  
有口舌之疴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

言不從

梁武陵王紀僭卽帝位建元曰天正永豐侯蕭撝曰王  
不克矣昔桓立年號大亨有識者以爲二月了而立之

敗實在仲春今日天正正之爲文一止其能久乎果一年而敗

後齊文宣帝時太子殷當冠詔令邢子才爲制字子才字之曰正道帝曰正一止也吾兒其替乎子才請改帝不許曰天也因顧謂常山王演曰奪時任汝慎無殺也及帝崩太子嗣位常山果廢之而自立殷尋見害

武成帝時左僕射和士開言於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亦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歡樂一日可以當千年無爲自勤約也帝悅其言彌加滛侈士開旣導帝以非道身又擅權竟爲御史中丞所殺

武平中陳人寇彭城後主發言憂懼侍中韓長鸞進曰縱失河南猶得爲龜茲國子淮南今沒何足多慮人生幾何時但爲樂不須憂也帝甚悅遂耽荒酒色不以天下爲虞未幾爲周所滅

武平七年後主爲周師所敗走至鄴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恒改元隆化時人離合其字曰降死竟降周而死

周武帝改元爲宣政梁主蕭巋離合其字爲宇文亡日其年六月帝崩

宣帝在東宮時不修法度武帝數撻之及嗣位摸其痕

而大罵曰死晚也年又改元爲大象蕭歸又離合其字曰天子冢明年而帝崩

開皇初梁王蕭琮改元爲廣運江陵父老相謂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當爲軍所走乎其後琮朝京師而被拘留不反其叔父巖掠居人以叛梁國遂廢

文帝名皇太子曰勇晉王曰英秦王曰俊蜀王曰秀開皇初有人上書曰勇者一夫之用又千人之秀爲英萬人之秀爲俊斯乃布衣之美稱非帝王之嘉名也帝不省時人呼楊姓多爲羸者或言於上曰楊英反爲羸殃帝聞而不懼遽改之其後勇俊秀皆被廢黜煬帝嗣位

終失天下卒爲楊氏之殃

煬帝卽位號年曰大業識者惡之曰於字離合爲大苦來也尋而天下喪亂率土遭荼炭之酷焉

煬帝常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欲人諫若位望通顯而來諫我以求當世之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於地汝其知之時議者以爲古先哲王之馭天下也明四目達四聰懸敢諫之鼓立書謗之木以開言者之路猶恐忠言之不至由是澤敷四海慶流子孫而帝惡直言讎諫士其能久乎竟逢殺逆

旱

梁天監元年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洪範五行傳曰若持亢陽之節興師動衆勞人過度以起城邑不顧百姓臣下悲怨然而心不能從故陽氣盛而失度陰氣沉而不附陽氣盛旱災應也初帝起兵襄陽破張沖敗陳伯之及平建康前後連戰百姓勞敝及卽位後復與魏交兵不止之應也

陳太建十二年春不雨至四月先是周師掠淮北始興王叔陵等諸軍敗績淮北之地皆沒於周蓋其應也

東魏天平四年并肆汾建晉絳秦陝等諸州大旱人多

流散是歲齊神武與西魏戰於沙苑敗績死者數萬

東魏武定二年冬春早先是西魏師入洛陽神武親帥軍大戰於邙山死者數萬

後齊天保九年夏大旱先是大發卒築長城四百餘里勞役之應也

乾明元年春旱先是發卒數十萬築金鳳聖應崇光三臺窮極侈麗不恤百姓亢陽之應也

河清二年四月并晉已西五州旱是歲發卒築軹關突厥二十萬衆毀長城寇恒州

後主天統二年春旱是時大發卒起大明宮



開皇四年已後京師頻旱時遷都龍首建立宮室百姓勞敝亢陽之應也

大業四年燕代緣邊諸郡旱時發卒百餘萬築長城帝親巡塞表百姓失業道殣相望

八年天下旱百姓流亡時發四海兵帝親征高麗六軍凍餒死者十八九

十三年天下大旱時郡縣鄉邑悉遣築城發男女無少長皆就役

詩妖

梁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於重雲殿沙門誌公忽

然起儻歌樂須臾悲泣因賦五言詩曰樂哉三十餘悲  
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  
滅君子若不信吾語龍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  
見喜梁自天監至于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  
二年臺城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言五十裏也太清元  
年八月十三而侯景自懸瓠來降在丹陽之北子地帝  
惑朱异之言以納景景之作亂始自戊辰之歲至午年  
帝憂崩十年四月八日誌公於大會中又作詩曰兀尾  
狗子始著狂欲死不死齧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患在  
汝陰死三湘橫尸一旦無人藏侯景小字狗子初自懸

瓠來降懸瓠則古之汝南也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卽景  
奔敗之所

天監中茅山隱士陶弘景爲五言詩曰夷甫任散誕平  
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忽作單于宮及大同之季公卿  
唯以談立爲務夷甫平叔朝賢也侯景作亂遂居昭陽  
殿

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其後侯景破丹陽乘  
白馬以青絲爲羈勒

陳初有童謠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涖來時冬氣未  
去日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爲韓擒所敗擒本名擒虎黃

班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復乘青驄馬往反時節皆相應  
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之詞曰桃葉復桃葉度江  
不用楫但度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晉王伐陳之始置營  
桃葉山下及韓擒度江大將任蠻奴至新林以導北軍  
之應

陳後主造齊雲觀國人歌之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功  
未畢而爲隋師所虜

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詞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  
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識此其不  
久兆也

齊神武始移都于鄴時有童謠云可憐青雀子飛入鄴  
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鄉里寄書與婦母好看新婦  
子魏孝靜帝者清河王之子也后則神武之女鄴都宮  
室未備卽逢禪代作窠未成之效也孝靜尋崩文宣以  
后爲太原長公主降於楊愔時婁后尙在故言寄書於  
婦母新婦子斥后也

武定中有童謠云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澄滅高者  
齊姓也澄文襄各五年神武崩摧折之應七年文襄遇  
盜所害燈滅之徵也

天保中陸灋和入國書其屋壁曰十年天子爲尙可百

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迭代坐時文宣帝享國十年而崩廢帝嗣立百餘日用替厥位孝昭卽位一年而崩此其效也

武平元年童謠曰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其年四月隴東王胡長仁謀遣刺客殺和士開事露返爲士開所譖死

二年童謠曰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你向南臺小兒唱訖一時拍手云殺却至七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琅邪王儼執士開送於南臺而斬之是歲又有童謠曰七月刈禾傷早九月喫饀正好十月洗蕩飯瓮十一月出却

趙老七月士開被誅九月琅邪王遇害十一月趙彥深  
出爲西兗州刺史

武平末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樽但滿酌時穆后母子  
淫僻干預朝政時人患之穆后小字黃花尋逢齊亡欲  
落之應也

鄴中又有童謠曰金作掃帚玉作把淨掃殿屋迎西家  
未幾周師入鄴

周初有童謠曰白楊樹頭金鷄鳴祗有阿舅無外甥靜  
帝隋氏之甥旣遜位而崩諸舅彊盛

周宣帝與宮人夜中連臂蹋躑而歌曰自知身命促把

燭夜行遊帝卽位二年而崩

開皇十年高祖幸并州宴秦孝王及王子相帝爲四言詩曰紅顏詎幾玉貌須臾一朝花落白髮難除明年後歲誰有誰無明年而子相卒十八年而秦孝王薨

大業十一年煬帝自京師如東都至長樂宮飲酒大醉因賦五言詩其卒章曰徒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令美人再三吟詠帝泣下霑襟侍御者莫不歛歔帝因幸江都復作五言詩曰求歸不得去真成遭箇春鳥聲爭勸酒梅花笑殺人帝以三月被弒卽遭春之應也是年盜賊蜂起道路隔絕帝懼遂無還心帝復夢二豎子歌曰



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度江水由是築居丹陽將居焉功未就而帝被弑

大業中童謠曰桃李子鴻鵠遶陽山宛轉花木裏莫浪語誰道許其後李密坐楊玄感之逆爲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羣盜自陽城山而來襲破洛口倉後復屯兵苑內莫浪語密也宇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破滅誰道許者蓋驚疑之辭也

毛蟲之孽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卧內方晝有狸闕於欄上墮而獲之太清中遇侯景之亂將兵援臺

城至鍾山有螯熊無何至齧綸所乘馬毛蟲之孽也綸  
尋爲王僧辯所敗亡至南陽爲西魏所殺

中大同中每夜狐鳴闕下數年乃止京房易飛候曰野  
獸羣鳴邑中且空虛俄而國亂丹陽死喪略盡

陳禎明初狐入牀下捕之不獲京房易飛候曰狐入君  
室室不居未幾而國滅

東魏武定三年九月豹入鄴城南門格殺之五年八月  
豹又上銅爵臺京房易飛候曰野獸入邑及至朝廷若  
道上官府門有大害君亡是歲東魏師敗於玉璧神武  
遇疾崩

後齊武平二年有兔出廟社之中京房易飛候曰兔入  
王室其君亡案廟者祖宗之神室也後五歲周師入鄴  
後主東奔

武平末并肆諸州多狼而食人洪範五行傳曰狼貪暴  
之獸大體以白色爲主兵之表也又似犬近犬禍也京  
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以全身厥妖  
類食人時帝任用小人競爲貪暴殘賊人物食人之應  
尋爲周軍所滅兵之象也

武平中朔州府門外無何有小兒腳跡又擁土爲城雉  
之狀時人恠而察之乃狐媚所爲漸流至并鄴與武定

三年同占是歲南安王思好起兵於北朔直指并州爲官軍所敗鄭子饒羊法暉等復亂山東

犬禍

後齊天保四年鄴中及頓丘並有犬與女子交洪範五行傳曰異類不當交而交諄亂之氣犬交人爲犬禍犬禍者亢陽失衆之應也時帝不恤國政恩澤不流於其國

後主時犬爲開府儀同雌者有夫人郡君之號給兵以奉養食以梁肉藉以茵蓐天奪其心爵加於犬近犬禍也天意若曰卿士皆類犬後主不悟遂以取滅

後周保定三年有犬生子腰已後分爲兩身二尾六足  
犬猛畜而有爪牙將士之象也時宇文護與侯伏侯龍  
恩等有謀懷貳犬體後分此其應也

大業元年鴈門百姓間犬多去其主羣聚於野形頓變  
如狼而噉噬行人數年而止五行傳曰犬守禦者也而  
今去其主臣下不附之象形變如狼狼色白爲主兵之  
應也其後帝窮兵黷武勞役不息天戒若曰無爲勞役  
守禦之臣將叛而爲害帝不悟遂起長城之役續有西  
域遼東之舉天下怨叛及江都之變並宿衛之臣也

白膏白祥

梁大同二年地生白毛長二尺近白祥也孫盛以爲勞人之異先是大發卒築浮山堰功費鉅億功垂就而復潰者數矣百姓厭役吁嗟滿道

齊河清元年九月滄洲及長城之下地多生毛或白或黑長四五寸近白祥也時北築長城內興三臺人苦勞役

開皇六年七月京師雨毛如髮尾長者三尺餘短者六七寸京房易飛候曰天雨毛其國大飢是時關中旱米粟涌貴

後齊天統初岱山封禪壇玉璧自出近白祥也岱山王

者易姓告代之所玉璧所用幣而自出將有易姓者用幣之象其後齊亡地入于周及高祖受周禪天下一統焚柴太山告祠之應也

武平三年白水巖下青石壁傍有文曰齊亡走人改之爲上延後主以爲嘉瑞百寮畢賀後周師入國後主果棄鄴而走

開皇十七年石隕於武安滏陽間十餘洪範五行傳曰石自高隕者君將有危殆也後七載帝崩

開皇末高祖於宮中埋二小石於地以誌置牀之所未幾變爲玉劉向曰王者至貴也賤將爲貴之象及大業

末盜皆僭名號

大業十三年西平郡有石文曰天子立千年百寮稱賀有識者尤之曰千年萬歲者身後之意也今稱立千年者禍在非遠明年而帝被殺

木沴金

梁大同十二年曲阿建陵隧口石麒麟動木沴金也動者遷移之象天戒若曰園陵無主石麟將爲人所徙也後竟國亡

後齊河清四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眭孟以爲石陰類下人象殿上石自起者左右親人離叛之應及周師



東伐寵臣尉相願乞扶貴和兄弟韓建業之徒皆叛入周

梁大同十二年正月送辟邪二于建陵左雙角者至陵所右獨角者將引於車上振躍者三車兩轅俱折因換車未至陵二里又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聳奮去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木沴金也劉向日失衆心令不行言不從以亂金氣也石爲陰臣象也臣將爲變之應梁武暮年不以政事爲意君臣唯講佛經談玄而已朝綱紊亂令不行言不從之咎也其後果致侯景之亂

周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像郡官令載向府將刮取金  
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縛著車壁又絕繩  
而下時帝旣滅齊又事淮南征伐不息百姓疲敝失衆  
心之應也

隋書卷二十二

隋書卷二十二考證

五行志上鵠飛于鼎耳之上○按書序高宗祭成湯有  
飛雉升鼎耳而雒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爾雅鵠  
雉臣映斗按本文以鵠代雉唐諱嫌名也

其替乎○各本替訛替按爾雅釋言替廢也从替與替  
異替卽僭字與慘同

有螿熊無何至齧綸所乘馬○兩舊本螿訛擊臣映斗

按庾信哀江南賦螿熊傷馬正謂此事又淮南子熊  
羆螿藏今從元本作螿

時宇文護與侯伏侯龍恩有謀懷貳○監本伏作住一

本侯伏侯作佚伏侯一本龍恩無恩字

臣映斗

按周

書晉蕩公護本傳邛山之役護率衆先鋒爲敵人所圍都督侯伏侯龍恩挺身扞禦方得免今從改正

隋書卷二十三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十八

五行下

洪範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知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羽蟲之孽故有羊禍故有目疾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常燠

後齊天保八年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劉向五行傳曰視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肖不退百職廢壞庶事不從

其過在政教舒緩時帝狂躁荒淫無度之應

草妖

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絕蓋草妖也視不明之咎時晉王陰有奪宗之計諂事親要以求聲譽譖皇太子高祖惑之人參不當言有物憑之上黨黨與也親要之人乃黨晉王而譖太子高祖不悟聽邪言廢無辜有罪用因此而亂也

羽蟲之孽

梁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坐廳事有野鳥如  
戴數百飛屋梁上彈射不中俄頃失所在京房易飛候  
曰野鳥入君室其邑虛君亡之他方後綸爲湘東王所  
襲竟致奔亡爲西魏所殺

侯景在梁將受錫命陳備物於庭有野鳥如山鵲赤觜  
集於冊書之上鶴鷓鳴於殿與中大同元年同占景尋  
敗將亡入海中爲羊鷓所殺

陳後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帝京房易飛  
候曰鳥鳴門闕如人音邑且亡蔣山吳之望也鳥於上  
鳴吳空虛之象及陳亡建康爲墟又陳未亡時有一足



鳥集于殿庭以背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爲  
灰獨足者叔寶獨行無衆之應盛草成灰者陳政蕪穢  
被隋火德所焚除也叔寶至長安館於都水臺上高臺  
之義也

後齊孝昭帝卽位之後有雉飛上御座占同中大同元  
年又有鳥止於後園其色赤形似鴨而有九頭其年帝  
崩

天統三年九月萬春鳥集仙都苑京房易飛候曰非常  
之鳥來宿於邑中邑有兵周師入鄴之應也

武成胡后生後主初有梟升后帳而鳴梟不孝之鳥不

祥之應也後主嗣位胡后淫亂事彰遂幽后於北宮焉  
武平七年有鸛巢太極殿又巢并州嘉陽殿雉集晉陽  
宮御座獲之京房易飛候曰鳥無故巢居君門及殿屋  
上邑且虛其年國滅

周大象二年二月有禿鷲集洛陽宮太極殿其年帝崩  
後宮常虛

開皇初梁主蕭琮新起後有鵠鳥集其帳隅未幾琮入  
朝被留於長安梁國遂廢

大業末京師宮室中恒有鴻鴈之類無數翔集其間俄  
而長安不守

十三年十一月烏鵲巢帝帳幄驅不能止帝尋逢弒

羊禍

開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  
大如新生犬鬪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所在近羊禍也  
洪範五行傳曰君不明逆火政之所致也狀如新生犬  
者羔類也雲體掩蔽邪佞之象羊國姓羔羊子也皇太  
子勇旣升儲貳晉王陰毀而被廢黜二羔鬪一羔墜之  
應也

恭帝義寧二年麟遊太守司馬武獻羊羔生而無尾時  
議者以爲楊氏子孫無後之象是歲煬帝被殺於江都

恭帝遜位

赤眚赤祥

梁天監十五年七月荆州市殺人而身不僵首墮于地動口張目血如竹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是歲荆州大旱近赤祥冤氣之應

陳太建十四年三月御座幄上見一物如車輪色正赤尋而帝患無故大叫數聲而崩

至德三年十二月有赤物墮于太極殿前初下時鐘皆鳴又嘗進白飲忽變爲血又有血霑殿階漑漑然至御榻尋而國滅

後齊河清二年太原雨血劉向曰血者陰之精傷害之象僵尸之類也明年周師與突厥入并州大戰城西伏屍百餘里京房易飛候曰天雨血染衣國亡君戮亦後主亡國之應

四月三月有物隕於殿庭色赤形如數斗器衆星隨者如小鈴四月婁太后崩

武平中有血點地自咸陽王斛律明月宅而至于太廟大將社稷之臣也後主以讒言殺之天戒若曰殺明月則宗廟隨而覆矣後主不悟國祚竟絕

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寒厥

極貧時則有鼓妖有魚孽有彘禍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寒

東魏武定四年二月大寒人畜凍死者相望於道京房易飛候曰誅過深當燠而寒是時後齊神武作相先是爾朱文暢等謀害神武事泄伏誅諸與交通者多有濫死

河清元年歲大寒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讖曰殺無罪其寒必異是時帝淫於文宣李后因生子后愧恨不舉之帝大怒於后前殺其子太原王紹

德后大哭帝俛后而撻殺之投于水中良久乃蘇寃酷之應

梁天監三年三月六年三月並隕霜殺草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謂亡法厥罰霜是時大發卒拒魏軍於鍾離連兵數歲

大同三年六月胸山隕霜

陳太建十年八月隕霜殺稻菽是時大興師選衆遣將吳明徹與周相拒於呂梁

鼓妖

梁天監四年十一月天清朗西南有電光有雷聲二易

曰鼓近以雷霆近鼓妖洪範五行傳曰雷霆託於雲猶君之託於人也君不恤於天下故兆人有怨叛之心也是歲交州刺史李凱舉兵反

十九年九月西北隱隱有聲如雷赤氣下至地是歲盜殺東莞琅邪二郡守以胸山引魏軍

中大通六年十二月西南有聲如雷其年北梁州刺史蘭欽舉兵反

陳太建二年十二月西北有聲如雷其年湘州刺史華皎舉兵反

齊天保四年四月西南有聲如雷是時帝不恤天下興



師旅

後周建德六年正月西方有聲如雷未幾吐谷渾寇邊  
開皇十四年正月旦廓州連雲山有聲如雷是時五羌  
反叛侵擾邊鎮

二十年無雲而雷京房易飛侯曰國將易君下人不靜  
小人先命國凶有甲兵後數歲帝崩漢王諒舉兵反徙  
其黨數十萬家

大業中滏陽石鼓頻歲鳴其後天下大亂兵戎並起  
魚孽

梁大同十年三月帝幸朱方至四澗中及玄武湖魚皆

驤首見於上若望乘輿者帝入宮而沒洪範五行傳曰魚陰類也下人象又有鱗甲兵之應也下人將舉兵圍宮而瞬睨乘輿之象也後果有侯景之亂

齊神武武平七年相州鸕鷀泊魚盡飛去而水涸洪範五行傳曰急之所致魚陰類下人象也晏子曰河伯以水爲國以魚爲百姓水涸魚飛國亡人散之象明年而國亡

後周大象元年六月陽武有鯉魚乘空而鬪猶臣下興起小人從之而鬪也明年帝崩國失政尉迥起兵相州高祖遣兵擊敗之

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設佛會有老翁  
皓首白羣襦衣來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  
不復見但有一陂中有白魚長丈餘小魚從者無數人  
爭射之或弓折弦斷後竟中之剖其腹得稭飯始知此  
魚向老翁也後數日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

大業十二年淮陽郡驅人入子城鑿斷羅郎郭至女垣  
之下有穴其中得鯉魚長七尺餘昔魏嘉平四年魚集  
武庫屋上王肅以爲魚生於水而亢於屋水之物失其  
所也邊將殆棄甲之變後果有東關之敗是時長白山  
賊寇掠河南月餘賊至城下郡兵拒之反爲所敗男女

死者萬餘人

蟲妖

梁大同初大蝗籬門松柏葉皆盡洪範五行傳曰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京房易飛候曰食祿不益聖化天視以蟲蟲無益於人而食萬物也是時公卿皆以虛澹爲美不親職事無益食物之應也

後齊天保八年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蝗畿人皆祭之帝問魏尹丞崔叔瓚曰何故蟲叔瓚對曰五行志云土功不時則蝗蟲爲災今外築長城內修三臺故致災也帝大怒毆其頰擢其髮溷中物塗其頭役者不止九年

山東又蝗十年幽州大蝗洪範五行傳曰刑罰暴虐貪  
饕不厭興師動衆取城修邑而失衆心則蟲爲災是時  
帝用刑暴虐勞役不止之應也

後周建德二年關中大蝗

開皇十六年并州蝗時秦孝王俊哀刻百姓盛修邸第  
後竟獲譴死

彘禍

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二人行頭陀法於人場圃之上夜  
見大豕來詣其所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  
得賢聖道然猶負他一命言罷而去賢聖道者君上之

所行也皇太子勇當嗣業行君上之道而被囚廢之象也一命者言爲煬帝所殺

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間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荅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帝將殺之平樂公主每匡救得全後數年而帝崩歲盡之應

黑眚黑祥

梁承聖三年六月有黑氣如龍見于殿內近黑祥也黑

周所尚之色今見於殿內周師入梁之象其年爲周所滅帝亦遇害

陳太建五年六月西北有黑雲屬地散如猪者十餘洪範五行傳曰當有兵起西北時後周將王軌軍於呂梁明年擒吳明徹軍皆覆沒

火沴水

後齊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襄楷曰河諸侯之象應濁反清諸侯將爲天子之象是後十餘歲隋有天下

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鏡澈十二年龍門又河清後二歲大唐受禪

陳太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西至荊州禎  
明中江水赤自方州東至海洪範五行傳曰火沴水也  
法嚴刑酷傷水性也五行變節陰陽相干氣色繆亂皆  
敗亂之象也京房易占曰水化爲血兵且起是時後主  
初卽位用刑酷暴之應其後爲隋師所滅

禎明二年四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黑水在關中而今  
淮南水黑荆揚州之地陷於關中之應

後周大象元年六月咸陽池水變爲血與陳太建十四  
年同占是時刑罰嚴急未幾國亡

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稽厥罰常風



厥極凶短折有脂夜之妖有華孽有牛禍有心腹之病  
有黃眚黃祥木金水火沴土

常風

梁天監六年八月戊戌大風折木京房易飛候曰角曰  
疾風天下昏不出三月中兵必起是歲魏軍入鍾離

承聖三年十一月癸未帝閱武於南城北風大急普天  
昏闇洪範五行傳曰人君瞽亂之應時帝旣平侯景公  
卿咸勸帝反丹陽帝不從又多猜忌有瞽亂之行故天  
變應之以風是歲爲西魏滅

陳天嘉六年七月癸未大風起西南吹倒靈臺候樓洪

範五行傳以爲大臣專恣之咎時太子冲幼安成王頊專政帝不時抑損明年崩皇太子嗣位頊遂廢之

太建十二年六月壬戌大風吹壞臯門中闕十二年九月夜又風發屋拔樹始興王叔陵專恣之應

至德中大風吹倒朱雀門

禎明三年六月丁巳大風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淮是時後主任司馬申誅戮忠諫沈客卿施文慶專行邪僻江總孔範等崇長淫縱杜塞聰明替亂之咎

後齊河清二年大風三旬乃止時帝初委政佞臣和士開專恣日甚

天統三年五月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天變再見而帝不  
悟明年帝崩後主詔內外表奏皆先詣士開然後聞徹  
趙郡王劼馮翊王潤按士開驕恣不宜仍居內職反爲  
士開所譖劼竟坐死士開出入宮掖生殺在口尋爲琅  
邪王巖所誅

七年三月大風起西北發屋拔樹五日乃止時高阿那  
瓌駱提婆等專恣之應

開皇二十年十一月京都大風發屋拔樹秦隴壓死者  
千餘人地大震鼓皆應淨刹寺鍾三鳴佛殿門鎖自開  
銅像自出戶外鍾鼓自鳴者近鼓妖也揚雄以爲人君

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鼓妖見時獨孤皇后干預政事左僕射楊素權傾人主帝聽二人之讒而黜僕射高頰廢太子勇爲庶人晉王鈞虛名而見立思心脅亂陰氣盛之象也鎖及銅像並金也金動木震之水沴金之應洪範五行傳曰失衆心甚之所致也高頰楊勇無罪而咸廢黜失衆心也

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騾在道忽爲迴風所飄并一車上千餘尺乃墜皆碎焉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後二載漢王諒在并州潛謀逆亂車及騾騎之象也升空而墜顛隕之應也天戒若曰無妄動車

騎終當覆敗而諒不悟及高祖崩諒發兵反州縣響應  
衆至數十萬月餘而敗

夜妖

梁承聖二年十月丁卯大風晝晦天地昏暗近夜妖也  
京房易飛候曰羽日風天下昏人大疾不然多寇盜三  
年爲西魏所

陳禎明三年正月朔旦雲霧晦冥入鼻辛酸後主昏昧  
近夜妖也洪範五行傳曰王失中臣下彊盛以蔽君明  
則雲陰是時北軍臨江柳莊任蠻奴並進中款後主惑  
佞臣孔範之言而昏闇不能用以致覆敗

東魏武定四年冬大霧六日晝夜不解洪範五行傳曰晝而晦冥若夜者陰侵陽臣將侵君之象也明年元瑾劉思逸謀殺大將軍之應

周大象二年尉迴敗於相州坑其黨與數萬人於遊豫園其處每聞鬼夜哭聲洪範五行傳曰哭者死亡之表近夜妖也鬼而夜哭者將有死亡之應京房易飛候曰鬼夜哭國將亡明年周氏王公皆見殺周室亦亡

仁壽中仁壽宮及長城之下數聞鬼哭尋而獻后及帝相次而崩於仁壽宮

大業八年楊玄感作亂於東都尚書樊子蓋坑其黨與

於長夏門外前後數萬泊于末年數聞其處鬼哭有呻  
吟之聲與前同占其後王世克害越王侗于洛陽

華孽

後齊武平元年槐華而不結實槐三公之位也華而不  
實萎落之象至明年錄尚書事和士開伏誅隴東王胡  
長仁太保琅邪王儼皆遇害左丞相段韶薨

陳後主時有張貴妃孔貴嬪並有國色稱爲妖艷後主  
惑之寵冠宮掖每充侍從詩酒爲娛一入後庭數旬不  
出荒淫侈靡莫知紀極府庫空竭頭會箕歛天下怨叛  
將士離心敵人鼓行而進莫有死戰之士女德之咎也

及敗亡之際後主與孔姬俱投於井隋師執張貴妃而戮之以謝江東洪範五行傳曰華者猶榮華容色之象也以色亂國故謂華孽

齊後主有寵姬馮小憐慧而有色能彈琵琶尤工歌儻後主惑之拜爲淑妃選綵女數千爲之羽從一女之飾動費千金帝從禽於三堆而周師大至邊吏告急相望於道帝欲班師小憐意不已更請合圍帝從之由是遲留而晉州遂陷後與周師相遇於晉州之下坐小憐而失機者數矣因而國滅齊之士庶至今咎之

牛禍



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牛禍也象類言之又爲龍蛇之孽魯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時以爲天不享棄宣公也五行傳曰逆君道傷故有龍蛇之孽是時紀雖以赴援爲名而實妄自尊亢思心之咎神不享君道傷之應果爲元帝所敗

後齊武平二年并州獻五足牛牛禍也洪範五行傳曰牛事應宮室之象也帝尋大發卒於仙都苑穿池築山樓殿間起窮華極麗功始就而國亡

後周建德六年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赤者與黑者鬪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赤俱入

于河近牛禍也黑者周之所尚色死者滅亡之象後數載周果滅而隋有天下旗牲尚赤戎服以黃

大業初恒山有牛四脚膝上各生一蹄其後建東都築長城開溝洫

### 心腹之痾

陳禎明三年隋師臨江後主從容而言曰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弗摧敗彼何爲者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北軍豈能飛度耶臣每患官卑彼若度來臣爲太尉矣後主大悅因奏妓縱酒賦詩不輟心腹之痾也存亡之機定之俄頃君臣盱食不暇

後主已不知懼孔範從而蕩之天奪其心曷能不敗陳國遂亡範亦遠徙

齊文宣帝嘗宴於東山投杯赫怒下詔西伐極陳甲兵之盛旣而泣謂羣臣曰黑衣非我所制卒不行有識者以帝精魄已亂知帝祚之不永帝後竟得心疾耽荒酒色性忽狂暴數年而崩

武成帝丁太后憂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侍者進白袍帝大怒投之臺下未幾而崩

黃眚黃祥

梁大同元年天雨土二年天雨灰其色黃近黃祥也京

房易飛候曰聞善不及茲謂有知厥異黃厥咎龍厥災不嗣蔽賢絕道之咎也時帝自以爲聰明博達惡人勝己又篤信佛法捨身爲奴絕道蔽賢之罰也

大寶元年正月天雨黃沙二年簡文帝夢丸土而吞之尋爲侯景所廢以土囊壓之而斃諸子遇害不嗣之應也

陳後主時夢黃衣人圍城後主惡之遶城橘樹盡伐去之隋高祖受禪之後上下通服黃衣未幾隋師攻圍之應也

後周大象二年正月天雨黃土移時乃息與大同元年

同占時帝昏狂滋甚期年而崩至于靜帝用遜厥位絕道不嗣之應也

開皇二年京師雨土是時帝懲周室諸侯微弱以亡天下故分封諸子並爲行臺專制方面失土之故有土氣之祥其後諸王各謀爲逆亂京房易飛候曰天雨土百姓勞苦而無功其時營都邑後起仁壽宮頽山堙谷丁匠死者大半

裸蟲之孽

梁大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墜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

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  
母不暇作帽以絳繫髮自是早疫者二年揚徐兗豫尤  
甚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土效之無驗

大寶二年京口人於藏兒年五歲登城西南角大樓打  
鼓作長柵鼓兵象也是時候景亂江南

陳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楚  
麗京房占曰長人見亡後二歲帝崩

後主爲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而大言曰畢國主後  
主立而作終之應也

至德三年八月建康人家婢死埋之九日而更生有牧

牛人聞而出之

禎明二年有船下忽聞人言曰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二尺而無頭明年陳滅

齊天保中臨漳有婦人產子二頭共體是後政由姦佞上下無別兩頭之應也

後主時有桑門貌若狂人見鳥則向之作禮見沙門則歐辱之烏周色也未幾齊爲周所吞滅除佛法

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指如獸爪陰不當生於背而生于背者陰陽反覆君臣顛倒之象人足不當有爪而有爪者將致攫人之變也是時

晉蕩公宇文護專擅朝政征伐自己陰懷篡逆天戒若  
曰君臣之分已倒矣將行攫噬之禍帝見變而悟遂誅  
晉公親萬機躬節儉克平齊國號爲高祖轉禍爲福之  
效也

武帝時有強練者佯狂持一瓠至晉蕩公護門而擊破  
之曰身尚可子苦矣時護專政因朝太后帝擊殺之發  
兵捕其諸子皆備楚毒而死強練又行乞於市人或遺  
之粟麥輒以無底帛受之因大笑曰盛空未幾周滅高  
祖移都長安城爲墟矣

開皇六年霍州有老翁化爲猛獸



七年相州有桑門變爲蛇尾繞樹而自抽長二丈許  
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應門其迹長四尺五寸其  
年帝崩

大業元年鴈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二寸  
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反上之應是  
後天下果大亂陰戎圍帝於鴈門

四年鴈門宋谷村有婦人生一肉卵大如斗埋之後數  
日所埋處雲霧盡合從地雷震而上視之洞穴失卵所  
在

六年趙郡李來王家婢產一物大如卵

六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帟襦手持香花白稱彌勒佛出世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後三年楊玄感作亂引兵圍洛陽戰敗伏誅

八年有澄公者若狂人於東都大吽唱賊帝聞而惡之明年玄感舉兵圍洛陽

十二年澄公又叫賊李密逼東都孟讓燒豐東都市而去

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爲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爲蛇爲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側其鏡遣

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輒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遠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并坐其黨與千餘家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人皆惑之三輔之士翕然稱爲大聖因舉兵反衆至數萬官軍擊破之京房易飛候曰妖言動衆者茲謂不信路無人行不出三年起兵自是天下大

亂路無人行

木金水火沴土

梁天監五年十一月京師地震木金水火沴土也洪範五行傳曰臣下盛將動而爲害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冬十一月者其邑饑亡時交州刺史李凱舉兵反明年霜歲儉人饑

普通三年正月建寧地震是時義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

六年十二月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冬動有音以十二月者其邑有行兵是時帝令豫章王琮將兵北伐

中大通五年正月建康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以春動  
歲不昌是歲大水百姓饑饉

大同三年十一月建康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震以十  
一月邑有大喪及饑亡明年霜爲災百姓饑

三月十月建康地震是歲會稽山賊起

七年二月建康地震是歲交州人李賁舉兵逐刺史蕭  
詔

九年閏正月地震李賁自稱皇帝署置百官

太清三年四月建康地再震時候景自爲大丞相錄尚  
書帝所須不給是月以憂憤崩

陳永定二年五月建康地震時王琳立蕭莊於郢州  
太建四年十一月地震陳寶應反閩中

禎明元年正月地震施文慶沈客卿專恣之應也

東魏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而且然京房易妖占  
曰地自陷其君亡祖暉曰火陽精也地者陰主也地然  
越陰之道行陽之政臣下擅恣終以自害時後齊神武  
作宰而侯景專擅河南後二歲神武果崩景遂作亂而  
自取敗亡之應

後齊河清二年并州地震和士開專恣之應

後周建德二年涼州地頻震城郭多壞地裂出泉京房

易妖占曰地分裂羌夷叛時吐谷渾頻寇河西

開皇十四年五月京師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夏五月人流亡是歲關中飢帝令百姓就糧於關東

仁壽二年四月岐雍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夏四月五穀不熟人大飢

三年梁州就谷山崩洪範五行傳曰崩散落背叛不事上之類也梁州爲漢地明年漢王諒舉兵反

大業七年砥柱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劉向洪範五行傳曰山者君之象水者陰之表人之類也天戒若曰君人擁威重將崩壞百姓不得其所時帝與遼東之師百

姓不堪其役四海怨叛帝不能悟卒以滅亡

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眚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則有龍蛇之孽則有馬禍

雲陰

開皇二十年十月久陰不雨劉向日王者失中臣下彊盛而蔽君明則雲陰是時獨孤后遂與楊素陰譖太子勇廢爲庶人

射妖

東魏武定四年後齊神武作宰親率諸軍攻西魏於玉壁其年十一月帝不豫班師將士震懼皆曰韋孝寬以



定功弩射殺丞相西魏下令國中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神武聞而惡之其疾暴增近射妖也洪範五行傳曰射者兵戎禍亂之象氣逆天則禍亂將起神武行殿中將軍曹魏諫曰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帝不從頓軍五旬頻戰沮衄又聽孤虛之言於城北斷汾水起土山其處天險千餘尺功竟不就死者七萬氣逆天之咎也其年帝崩明年王思政擾河南

武平後主自并州還鄴至八公嶺夜與左右歌而行有一人忽發任意後主以爲狐媚伏草中彎弓而射之數人幾中後主後主執而斬之其人不自覺也狐而能

媚獸之妖妄也時帝不恤國政專與內人闡豎酣歌爲樂或衣縑縷衣行乞爲娛此妖妄之象人又射之兵戎禍亂之應也未幾而國滅

龍蛇之孽

梁天監二年北梁州潭中有龍鬪瀆霧數里龍蛇之孽洪範五行傳曰龍獸之難害者也天之類君之象天氣害君道傷則龍亦害鬪者兵革之象也京房易飛候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鬪是時帝初卽位而有陳伯之劉季連之亂國內危懼

普通五年六月龍鬪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

經之處樹木皆折開數十丈與天監二年同占經建陵而樹木折者國有兵革之禍園陵殘毀之象時帝專以講論爲務不從耕戰將輕而卒愔君道旣傷故有龍孽之應帝殊不悟至太清元年黎州水中又有龍鬪波浪涌起雲霧四合而見白龍南走黑龍隨之其年侯景以兵來降帝納之而無備國人皆懼俄而難作帝以憂崩大同十年夏有龍夜因雷而墮延陵人家井中明旦視之大如驢將以戟刺之俄見庭中及室中各有大蛇如數百斛船家人奔走洪範五行傳曰龍陽類貴象也上則在天下則在地不當見庶人邑里室家井中幽深之

象也諸侯且有幽執之禍皇不建之咎也後侯景反果幽殺簡文于酒庫宗室王侯皆幽死

陳太建十一年正月龍見南兗州池中與梁大同十年同占未幾後主嗣位驕淫荒怠動不得中其後竟以國亡身被幽執

東魏武安元年有大蛇見武牢城是時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妻李氏慧而艷世子澄悅之仲密內不自安遂以武牢叛陰引西魏大戰於河陽神武爲西兵所窘僅而獲免死者數千

後齊天保九年有龍長七八丈見齊州大堂占同大同

十年時常山長廣二王權重帝不思抑損明年帝崩太子殷嗣立常山王演果廢帝爲濟南王幽而害之

河清元年龍見濟州浴堂中占同天保九年先是平秦王歸彥受昭帝遺詔立太子百年爲嗣而歸彥遂立長廣王湛是爲武成帝而廢百年爲樂陵王竟以幽死

大統四年貴鄉人伐枯木得一黃龍折脚死於孔中齊稱木德龍君象木枯龍死不祥之甚其年武成崩

武平三年龍見邯鄲井中其氣五色屬天又見汲郡佛寺澗井中占同河清元年後主竟降周後被誅

武平七年并州招遠樓下有赤蛇與黑蛇鬪數日赤蛇

死赤齊尚色黑周尙色鬪而死滅亡之象也後主任用邪佞與周師連兵於晉州之下委軍於孽臣高阿那肱竟啓敵人皇不建之咎也後主遂爲周師所虜

琅邪王儼壞北宮中白馬浮圖石趙時澄公所建見白蛇長數丈迴旋失所在時儼專誅失中之咎也見變不知戒以及於難

後周建德五年黑龍墜於亳州而死龍君之象黑周所尚色墜而死不祥之甚時皇太子不才帝每以爲慮直臣王軌字文孝伯等驟請廢立帝不能用後二歲帝崩太子立虐殺齊王及孝伯等因而國亡

仁壽四年龍見代州總管府井中其龍或變爲鐵馬甲  
士彎弓上射之象變爲鐵馬近馬禍也彎弓上射又近  
射妖諸侯將有兵革之變以致幽囚也是時漢王諒潛  
謀逆亂故變兵戒之諒不悟遂興兵反事敗廢爲庶人  
幽囚數年而死

馬禍

侯景僭尊號於江南每將戰其所乘白馬長鳴蹠足者  
輒勝垂頭者輒不利西州之役馬卧不起景拜請且筮  
之竟不動近馬禍也洪範五行傳曰馬者兵象將有寇  
戎之事故馬爲怪景因此大敗

陳太建五年衡州馬生角洪範五行傳曰馬生角兵之象敗亡之表也是時宣帝遣吳明徹出師呂梁與周師拒連兵數歲衆軍覆沒明徹竟爲周師所虜

天保中廣宗有馬兩耳間生角如羊尾京房易傳曰天子親伐則馬生角四年契丹犯塞文宣帝親御六軍以擊之

大業四年太原廐馬死者大半帝怒遣使案問主者曰每夜廐中馬無故自驚因而致死帝令巫者視之巫者知帝將有遼東之役因希旨言曰先帝令楊素史萬歲取之將鬼兵以伐遼東也帝大悅因釋主者洪範五行



傳曰逆天氣故馬多死是時帝每歲巡幸北事長城西  
通且末國內虛耗天戒若曰除廐馬無事巡幸帝不悟  
遂至亂

十一年河南扶風三郡並有馬生角長數寸與天保初  
同占是時帝頻歲親征高麗

義寧元年帝在江都宮龍廐馬無故而死旬日死至數  
百匹與大業四年同占

隋書卷二十三考證

五行志下孟讓燒豐東都市而去○各本俱無東字本  
紀孟讓夜入東都外郭燒豐都市而去豐下亦無東  
字當是衍

詩交州刺史李凱舉兵反○閣本李凱作李軌按梁書  
武帝紀作李凱

先是平秦王歸彥受昭帝遺詔立太子百年爲嗣○監  
本秦訛齊按北齊書高歸彥封平秦王

隋書卷二十三考證

隋書卷二十四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十九

食貨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式遵行令敬授人時農商趣向各本事業書稱懋遷有無言穀貨流通咸得其所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勗戰士之功救天災服方外活國安人之大經也爰自軒頊至于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

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爲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歛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興周人十一而頌聲作於是東周遷洛諸侯不軌魯宣初稅畝鄭產爲丘賦先王之制靡有子遺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驅之以刑罰棄之以仁恩以大半之收長城絕於地脉以頭會之歛屯戍窮於嶺外漢高祖承秦凋敝十五稅一中元繼武府廩彌殷世宗得之用成雄侈開邊擊胡蕭然咸罄宮宇捫於天漢巡遊跨於海表旱歲除道凶年嘗秣戶口以之

減半盜賊以之公行於是譎詭賦稅異端俱起賦及童  
亂算至舡車光武中興聿遵前事成賦單薄足稱經遠  
靈帝開鴻都之榜通賣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漢  
之常科土貢方物帝又遣先輸中署名爲導行天下賄  
成人受其敝自魏晉二十一帝宋齊十有五主雖用度  
有衆寡租賦有重輕大抵不能傾人產業道闕政亂隋  
文帝旣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事府帑開皇十  
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資給不踰經  
費京司帑屋旣充積於廊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  
以賜黎元煬皇嗣守鴻基國家殷富雅愛宏翫肆情方

騁初造東都窮諸巨麗帝昔居藩翰親平江左兼以梁  
陳曲折以就規摹曾雉踰芒浮橋跨洛金門象闕咸竦  
飛觀頽巖塞川構成雲綺移嶺樹以爲林藪包芒山以  
爲苑囿長城御河不計於人力運驢武馬指期於百姓  
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旣而一討渾庭三駕遼澤天  
子親伐師兵大舉飛糧輓秣水陸交至疆場之所傾敗  
勞師之所殂殞雖復太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  
之子多赴於邊陲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  
稼不足以充飢餒婦工紡績不足以贍資裝九區之內  
鸞和歲動從幸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租

賦之外一切徵歛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剝盜其  
大半遐方珍膳必供庖厨翔禽毛羽用爲玩飾買以供  
官千倍其價人愁不堪離棄室宇長吏扣扉而達曙猛  
犬迎吠而終夕自燕趙跨於齊韓江淮入於襄鄧東周  
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僭僞交侵盜賊充斥宮觀鞠  
爲茂草鄉亭絕其煙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關中癘疫  
炎旱傷稼代王開永豐之粟以振饑人去倉數百里老  
幼雲集吏在貪殘官無攸次咸資鏹貨動移旬月頓卧  
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積不可勝計雖復皇王撫運天  
祿有終而隋氏之亡亦由於此馬遷爲平準書班固述



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損益粗舉自此史官曾無概見夫厥初生人食貨爲本聖王割廬井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貧而爲盜刑罰不能止故爲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裡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賤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

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准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第三品三十五戶第四品三十戶第五品二十五戶第六品二十戶第七品十五戶第八品十戶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已上一

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  
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彊弩司  
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  
持鈹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客皆注家籍其課  
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  
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並半之男女年十六  
已上至六十爲丁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  
六免課女以嫁者爲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爲丁其男  
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其  
田畝稅米二斗蓋大率如此其度量斗則三斗當今一

斗稱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其倉  
京都有龍首倉卽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南塘倉常平  
倉東西太倉東宮倉所貯總不過五十餘萬在外有豫  
章倉鈞磯倉錢塘倉並是大貯備之處自餘諸州郡臺  
傳亦各有倉大抵自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  
別唯得稟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  
大州比令僕班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丹陽吳郡會稽  
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  
大縣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旣殊不可妄載州  
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傳倉庫若給刺史守令

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祿秩  
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所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閣就  
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鮓香油紙燭等並  
官給之王及主婿外祿者不給解任還京仍亦公給云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實繁農商失業官有徵  
代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  
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於  
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  
河洛之間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二  
十萬石以振貧人是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

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自是之後倉廩充實雖有水旱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是時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神武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文襄嗣業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畧有淮南

之地其新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及文宣受禪多所創  
革六坊之內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  
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  
倫者謂之勇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  
貧者役其力北與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  
諸將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創臺殿  
所役甚廣而帝刑罰酷濫吏道因而成姦豪黨兼并戶  
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戶至  
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爲生事由是姦欺尤甚  
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與無節府藏之

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之費用焉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陽寬鄉以處之百姓驚擾屬以頻歲不熟米糴踊貴矣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稽擘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至河清三年定令乃命人居十家爲比鄰五十家爲閭里百家爲族黨



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爲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爲中六十六已上爲老十五已下爲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內執事官一品已下逮于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賁已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受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制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

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年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一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爲三臬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臬輸遠處中臬輸次遠下臬輸當州

倉三年一校焉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酌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入農桑自春及秋男二十五已上皆布田畝桑蠶之月婦女十五已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焉緣邊城守之地堪墾食者皆營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統之

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考其所入以論褒貶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至大統中又毀東宮造修文偃武隆基嬪嬙諸院起玳瑁樓又於遊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臺以象滄海并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與無限加之旱蝗國用轉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顓贊成之後主大悅於

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焉未幾而亡

後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審賦役歛弛之節制畿疆修廣之域頒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以上宅四畝五口已下宅二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癯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

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掌鹽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監鹽形鹽每地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卽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

秋歛之

閔帝元年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卽位復興入市之稅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增一月功爲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漑灌高祖登庸罷東京之役除入市之稅是時尉迴王謙司馬消難相次叛逆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

番匠則六番及頒新令制人五家爲保保有長保五爲  
閭閻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  
以相檢察焉男女三歲已下爲黃十歲已下爲小十七  
已下爲中十八已上爲丁丁從課役六十爲老乃免自  
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  
頃少者至四十畝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  
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則  
五口給一畝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繩麻土  
以布絹繩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  
隸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



節婦並免課役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五品則爲田三頃六品二頃五十畝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廩田以供公用

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減十二番每歲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爲二丈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是罷酒坊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是時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軍旅數起轉輸勞敝帝乃令朔州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於

河西勒百姓立堡營田積穀京師置常平監是時山東尚承齊俗機巧姦僞避役惰遊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爲戶頭以防容隱於是計帳進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高頰又以人間課輸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爲輸籍定樣請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廵人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

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旣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用爲傷費大加譴責後進香復以氈袋因笞所司以爲後誡焉由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於豐厚焉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牛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又

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又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隆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旣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旣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其年冬帝命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貢士竟

無長算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十三年帝命楊素出於岐州北造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敝顛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宮成帝行幸焉時方暑月而死人相次於道素乃一切焚除之帝頗知其事甚不悅及入新宮遊觀乃喜又謂素爲忠後帝以歲暮晚日登仁壽殿周望原隰見宮外燐火彌漫又聞哭聲令左右觀之報曰鬼火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旣屬年暮魂魄思歸耶乃令灑酒宣敕以呪遣之自是乃息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於是  
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  
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  
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  
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  
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  
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曰京  
邑所居五方輻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  
東注百川海瀆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若發  
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於渭川兼及上流控引

汾晉舟車來去爲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卽成阻閼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汎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甚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程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浚沂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知時當炎暑動致殷勤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

之諸州水旱凶饑之處亦便開倉賑給五年五月工部尚書襄陽縣公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於赤子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賙贍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卽委社司執



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卽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其後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兗汴許曹亳陳仁譙豫鄭洛伊潁邳等州大水百姓饑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賑給又命司農丞王亶發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又發故城中周代舊粟賤糶與人買牛驢六千餘頭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上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明年東巡狩因祠泰山是時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十五年二月詔日本置義倉

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夏長靈鹽蘭豐鄯涼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詔秦疊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紀河廓幽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其後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亳曹戴譙潁等諸州達于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十八年天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疏導之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

百餘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

開皇八年五月高頴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乘前已來恒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爲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戶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取利以給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書安平郡公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一皆禁止十七年十一月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云

煬帝卽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人及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新置興洛及迴洛倉又於阜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澠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於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絕者

千里而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每月載死丁東至城臯北至河陽車相望於道時帝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爲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鳳翮黃龍赤艦樓船筏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勝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筏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罰闕乏者譴至死又盛修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骨角齒牙皮革毛羽可飾器用堪爲鞞眊者皆責焉徵發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

能給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是歲翟雉尾一  
直十縑白鷺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  
羅刹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俘虜數萬士卒深  
入蒙犯瘴癘餒疾而死者十八九又以西域多諸寶物  
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  
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於送迎糜費以萬  
萬計明年帝北巡狩又興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  
東至紫河綿亘千餘里死者太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  
餘萬衆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  
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域諸胡佩金玉被錦

屬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  
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  
吐谷渾破之於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屬西奔青海帝  
駐兵不出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  
馬驢十八九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之地置  
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  
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抄死亡相  
續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詔又課天下  
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填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  
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便斬於是馬匹至十萬

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  
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  
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  
敗死者數十萬因屬疫疾山東尤甚所在皆以徵歛供  
帳軍旅所資爲務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賦  
有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且  
暮之間價盈數倍哀刻徵斂取辦一時彊者聚而爲盜  
弱者自賣爲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資產出  
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  
餘又發諸州丁分爲四番於遼西柳城營屯往來艱苦



生業盡罄盜賊四起道路隔絕隴右牧馬盡爲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陽郡及玄感平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多則爲賊不盡誅後無以示勸乃令裴蘊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數所在驚駭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爲盜賊皆盜武馬始作長槍攻陷城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馬少不充八馱而許爲六馱又不足聽半以驢充在路逃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憚遇高麗執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囚政至于京師於開遠門外

礫而射殺之遂幸太原爲突厥圍於鴈門突厥尋散遽還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物吏皆懼法莫肯賑救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於葉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擣藁爲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汲綆然布以爨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饑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

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

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以此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勵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又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魚薪之類過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其東路無禁貨故方山津檢察甚簡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大市備置官司稅斂旣重時甚苦之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貨武帝乃鑄錢

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雉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賤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已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

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云  
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  
鵝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  
多鑄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爲貨至文帝天嘉五年  
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鑄  
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  
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  
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  
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云

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

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爲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繫  
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  
交貿者皆絹布神武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  
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僞競起文宣受  
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  
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  
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  
齊徐兗梁豫州輩類各殊武平已後私鑄轉甚或以生  
鐵和銅至于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  
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

並行時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估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令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爲戶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高祖旣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內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

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鎔鑄三年四月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卽壞以爲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用以貿易不止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旣久尚猶不絕五年正月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鐵錫鐵旣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鐵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鑪鑄錢其後姦狡稍漸磨鑿錢郭取



銅私鑄又雜以錫錢遞相放效錢遂輕薄乃下惡賤之  
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爲准不中樣  
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鑪鑄錢  
是時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廣又聽於鄂州白紵山有銅  
鉞處銅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鑪鑄錢又詔蜀王秀聽  
於益州立五鑪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括天下  
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  
貿易爲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已後  
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每千猶重  
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剪鐵鑠裁皮糊紙以爲錢相雜

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隋書卷二十四

隋書卷二十四考證

食貨志汎舟之役○監本汎作操閣本作汎按左傳秦  
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又造龍舟鳳翥○舊本翥訛翺按通雅翺取其寬容平  
榻卽舳屬王濬造連舳方百二十步開四門得馳馬  
亦翺類